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讀書筆記

卷十六

中華書局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讀書筆記

卷十六

中華書局

卷十六細目

浪口村隨筆

本書說明·····	顧 洪	3
序·····		6
卷之一 地理類二十則 ·····		13
華 ·····		13
箕子封國 ·····		15
燕國曾遷汾水流域 ·····		16
平陽與韓原 ·····		22
驪戎不在驪山 ·····		25
梁州名義 ·····		27
朱圉 ·····		29
岷江 ·····		30
桓水 ·····		32
《禹貢》導江 ·····		34
秦人導蜀水 ·····		35
成都二江 ·····		36
河患 ·····		37
山東運河 ·····		39
秦长城 ·····		40

陸梁地	41
西漢都會戶口	42
陶弘景說地理	44
黃帝四至	44
大九州	46
卷之二 制度類二十二則	48
畿服	48
職貢	57
書社	60
古代兵刑無別	62
貴族與平民之升降	63
武士與文士之蛻化	64
商人釋名	69
女子服兵役	75
宦士宦女	77
委質爲臣	77
焚書	79
歌誦譜牒	80
自號武王	81
叔伯與侯伯	81
公主	82
女士	84
夫爲妻服三年	85
夫婦避嫌	86
贅婿	86
烝報	89
一妻多夫	91
婦人稱謂	92

卷之三 名物類二十二則	95
旻天、昊天	95
明堂	96
臺	98
地室	101
中雷	102
周道	104
“造舟爲梁”	107
四載	109
九鼎	111
教條式之銘辭	116
吳國兵器	119
驅獸作戰	121
乘龍	123
芻狗	124
鯉跳龍門	125
獸骨書字	127
“被髮左衽”	128
飲器	129
蜀中石器	130
蜀中冢墓	132
氏羌火葬	133
紙製冥器	134
卷之四 史事類二十一則	135
蚩尤	135
虞幕	136
二女在臺	139
“高宗諒陰”	141

“彭咸”	144
蜚廉	145
惡來革	146
太公望年壽	148
齊桓九合諸侯	149
齊桓盟辭	153
“滅項”	155
晉文侵曹伐衛之故	157
晉文年壽	158
徐偃王卵生	159
楚、吳、越王之號、諡	160
《蜀王本紀》與《華陽國志》所記蜀國史事	162
尾生故事	167
預言不中	172
趙讖	173
《左傳》中之五德說	175
宋鉞書入小說家	176
卷之五 文籍類十七則	179
《風》、《雅》、《頌》之別	179
六詩	181
張心田先生論六詩之“興”義	184
慕少堂先生論《詩序》之作者	187
王守仁主刪《鄭》、《衛》	189
《春秋》書法因史官而異	191
《春秋》刪削之跡	192
左丘失明	195
《國語》中複沓記載	197
《國語》中之“君子曰”	200

《春秋》與君子	201
《公羊傳》存疑語	203
《穀梁》釋人地名	207
程頤辨僞	208
《四書》之編集	213
陸九淵疑老子	214
王守仁《五經》皆史說	216
卷之六 邊疆類二十則	218
邊民種族之分	218
新疆種族	219
羌與西藏	223
藏、番稱藏、漢族名	224
邊地語言	225
撒拉回	226
土人	230
西寧土司	231
明初西北移民	235
臨潭居民祖籍	235
邊地孔裔	237
河、洮間之明邊牆	237
西藏之縣	239
蒙、新考古	241
爨文	243
麗江禹跡	244
楊椒山謫狄道	245
馬麒墓表	247
“吹牛、拍馬”	251
拋彩球	254

史林雜識初編

小引·····	261
一 畿服 附禹貢五服圖,周官九畿、九服圖,鄭玄解皋 陶謨“弼成五服”圖,六經輿論併合禹貢、周 官畿服圖·····	265
二 職貢·····	280
三 牧誓八國 附地圖一·····	285
四 “四嶽”與“五嶽” 附地圖二 ·····	292
五 瓜州 附地圖三·····	302
六 驪戎不在驪山 附地圖四·····	308
七 秦與西戎 附地圖五·····	310
八 氐 附地圖六·····	316
九 天山南路之羌 附地圖七,又圖片一 ·····	320
一〇 白蘭 附地圖八·····	324
一一 甘肅秦長城遺蹟 附地圖九,又圖片二、三、四、 五、六、七·····	326
一二 河、洮間之明邊牆 附地圖十 ·····	327
一三 古代兵、刑無別 ·····	329
一四 武士與文士之蛻化·····	331
一五 女子當兵和服徭役·····	336
一六 “公主” ·····	340
一七 “高宗諒陰” ·····	343
一八 夫爲妻服三年·····	346
一九 贅壻·····	347
二〇 拋綵球 附圖片八·····	351

二一	“周道”與“周行”	359
二二	“造舟爲梁” 附圖片九、十	362
二三	“吹牛、拍馬” 附皮筏構造圖,又圖片十一、十二	367
二四	臺	370
二五	中雷 附圖片十三、十四、十五	374
二六	明堂	378
二七	“被髮、左衽” 附圖片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381
二八	九鼎	384
二九	吳、越兵器 附圖片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392
三〇	驅獸作戰	397
三一	乘龍	399
三二	“芻狗” 附圖片二十三	401
三三	黃帝	402
三四	蚩尤	410
三五	顓頊 附星圖	413
三六	二女在臺	421
三七	“彭咸”	423
三八	“共和”	424
三九	太公望年壽	429
四〇	楚、吳、越王之名、號、謚	431
四一	尾生故事	433
四二	“左丘失明”	439
四三	司馬談作史	441
四四	三代世表	447
四五	蜀王本紀與華陽國志所記蜀國史事	453

四六	風、雅、頌之別 附三禮圖中之牘、應、雅圖·····	458
四七	“六詩” ·····	464
四八	論興詩·····	466
四九	論毛詩序之作者·····	471
五〇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	473
五一	韶·····	479
五二	徒詩與樂詩之轉化·····	485
五三	教條式之銘辭·····	493
五四	宋鉞書入小說家·····	497

浪口村沿革

本書說明

《浪口村隨筆》可以說是顧頤剛先生讀書筆記的代表作。

九一八事變後，先生在北平創辦通俗讀物編刊社，向民衆作抗日宣傳，七七事變發生，遭日本人通緝，不得不離平出走。正巧這時，他受中英庚款董事會之聘，到西北的甘肅、青海，在蘭州、渭源、臨潭、西寧等地考察教育，于此同時，接觸了蒙、藏、回、土等少數民族，調查他們的生活習慣，還鈔錄了許多地方史志資料。後受聘雲南大學，自北徂南，又考察了彝、傣、苗、瑤諸族之境，以彼地風尚考證中原古史。1939年，爲避敵機轟炸，遷居昆明北郊浪口村，頗得閒暇，將舊日見聞寫出，證之故籍。第二年移居成都，求書不難，遂將其潤飾成篇，冠以篇題，分期發表于齊魯大學《責善半月刊》。1946年東歸後，又續有增益。1949年，先生將這部分文字再爲修訂編排，分爲地理、制度、名物、史事、文籍、邊疆六大類，藉顧廷龍、洪駕時兩先生之力，由上海合衆圖書館油印百冊，分贈友好，作爲八年離亂的紀念，署名《浪口村隨筆》，取其寫作初始地之名。這就是油印本《浪口村隨筆》的由來。

《浪口村隨筆》雖是先生全部筆記中很少（近二十萬字）一部分，但卻極有特色。其中包括考察西北、西南水道山脈的“朱圉”、“恒水”、“岷江”、“梁州名義”等篇，以考證《禹貢》的記載；考察西北、西南民族風俗習慣的“造舟爲梁”、“中雷”、“被髮左衽”、“氏羌火葬”等篇，以考證《詩經》、《左傳》、《禮記》及子書等記載。由

于直接深入邊疆地區，還寫出論述其地歷史和風俗的“明初西北移民”、“河洮間之明邊牆”、“吹牛拍馬”、“拋彩球”等篇。爲了對古代制度、史事以及古文籍加以考辨，又寫出“畿服”、“職貢”、“古代兵刑無別”、“女子服兵役”、“蚩尤”、“高宗諒陰”、“彭咸”、“風雅頌之別”、“六詩”、“左丘失明”等篇，其中亦不乏結合實地考察所得以證諸古籍者，如“歌誦譜牒”、“夫婦避嫌”、“贅婿”等篇。與以往讀書筆記所不同的是，平時由于正式工作爲專題研究，主要集中精力于一二問題，筆記的範圍不廣，抗戰之中，先生欲對當時的古史研究加以系統化，使初學者得到較正確的古史常識，因而對民族、疆域、政治、社會、宗教、學術各方面都加以注意，筆記的範圍較之以前大爲擴展。而以後的筆記對於這些領域雖每有涉足，亦多爲摘錄相關資料或補充新的見聞，不像《浪口村隨筆》經過反復的修改，每一篇都是有獨立、完整意義的小論文。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本書用民族風情和民俗習尚證諸中原古史，更開創了民族考古學的新領域。正如先生後來所總結的：“考據之業，搜集書籍證據，以多爲勝，此清人之成法也，而形式邏輯，所解決者唯及于問題之外表。予性好遠游，從實生活中發見可以糾正前人成說者不少，于是超出都市而入農村，超出中原而至邊疆，以今證古，足以破舊而立新，較之清人舊業自爲進步。”（《顧頤剛讀書筆記·湯山小記（三）序》）這裏既指出對清人治學方法有所突破，又說明了《浪口村隨筆》成書的經歷。

195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見到此書，以爲可供從事歷史研究者之參考，擬付鉛印。第二年先生借在青島養病之機，以一月之力統整一過，並得到于省吾、于鶴年、王仲榮、李平心、李唐晏、孫楷第、張政烺、童書業、錢寶琮諸先生之舉正與商討。遂將其中四十餘篇再三斟酌、反復修改，其中如“職貢”、“古代兵刑無別”、“贅婿”、“拋彩球”、“中雷”等篇都做了多處增訂。同時，又增加若干篇章，輯爲《史林雜識初編》，1963年初由中華書局出版，可謂先生讀書

筆記之精品，亦可見油印本《浪口村隨筆》的承前啟後的作用。

當年《史林雜識初編》出版後，先生的老友，原西北農學院院長、著名生物學家辛樹幟先生曾經于1964年2月來信說：“大作有四十篇係取之尊著《浪口村隨筆》，但兄對前作幾乎每篇修改都用了極大力量，無論在內容或文字方面都有所充實或提高。……因之，弟有一種遐想，即《浪口村隨筆》之百冊油印本，可能是它年宇宙間的瑰寶。西農幸有一本，擬善裝秘藏，百代下研究吾兄學術思想發展之人定以發現此寶為莫大榮幸也。”

這裏要說明兩點：一、先生自存、留作改訂之用的油印本有兩部，上面增批文字多處，有不少後來收入《史林雜識初編》，此次出版時一概不錄，以期保持原貌。二、文中紀年原為民國紀年，此次亦不做變動。

顧 洪

1997年8月

浪口村隨筆

序

山岳之峻高，積于土壤；無土壤，安得有山岳。滄海之浩淼，聚于滴水；無滴水，又何從有滄海。《老子》有言：“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又舉實例三以明之曰：“合抱之木，生于豪末。九成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善哉言乎！故克勤小物，則竹頭木屑且可備軍實，天地間固不當有廢材，亦惟善用天地之材者乃能舉重若輕，成天下之難事大事。何也？以其知天下事之無微不鉅，不敢不致力于微而慎為之，能善于微則亦善于顯矣。荀子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此之謂也。

筆記為書，或寫其直接之見聞，或記其偶然之會悟，要在捉住當前一境，使之留于札牘而不消失；猶之李賀作詩，驢背得句即書片紙納奚囊，乃克保其一剎那間之靈感。然古代之學，信仰前師而已，無待于思辨，故即有所感猶可以無記。自宋以來，始正式入于研究之途，筆記書之多且精亦遂託始于宋，沈括《夢溪筆談》、洪邁《容齋隨筆》、程大昌《演繁露》、葉大慶《考古質疑》，其選也。至宋末，王應麟作《困學紀聞》，悉心鉤稽材料而貫穿之，不輕下一字，其為精密，直造最高峰矣。元、明重文藝而疏學術，研究之風又衰落，故楊慎《丹鉛錄》、焦竑《筆乘》，雖衍宋學餘緒，然思想不深

刻，證據不完備，實遠遜于宋人，其他作者更不逮焉。至吾宗亭林先生出，萃畢生之力于《日知錄》一編，致廣大而盡精微，其成就又超軼《困學紀聞》。三百年來，守其矩矱，以筆記方式作考證文字者不可殫數，王念孫《讀書雜誌》及其子引之《經義述聞》尤夔絕百世。然清代文字獄屢興，學者不敢談經濟，研究範圍限于古籍，故其精密雖有逾亭林而廣大則終莫及焉。章學誠嘗笑其工于擘績補苴，如蠶食葉吐絲而不能成繭。予于此說竊不謂然。清人之學範圍固小，其成就固零碎，然皆徵實而不蹈虛，既徵實矣，則必可得客觀性之是非；此工作又爲此一範圍內必課之功，且已遍及各個角落，既課其全功矣，則便易獲得全面性之結論。故就其一人一事之成績觀之，誠有若七襄之不成報章，然苟能集合同工，爲之作系統之整理，組織其研究結果，使之得盡其用，則豈特成繭，累累者皆縑帛已。吾輩承受此遺產，試問將棄未成之貨于地耶？抑將加以製造之功，使之成材以衣被于人間耶？

予年十六，入蘇州中學，先祖廉軍公慮其《五經》未畢誦，爲之夜課《周易》、《尚書》。是時予已習于泛覽，輒從群書中摘錄經說之異于讀本注文者爲一帙，旁加圈點以示欣賞，而游踪所及，聞見所喜，亦分冊寫之，是爲予有生從事筆記工作之始。幼年塗抹，今尚存一二，偶爾翻觀，多堪嗤笑。自肄業北京大學，略識爲學之途，乃于記中自抒意見，而年少氣盛，工于呵斥，前代權威與並世英賢俱無所避。其後學力少進，知成材之匪易，必當寬于責人而嚴于自督，遂力屏浮詞，惟尋實證，每記一事，隨時加以修正補充。友朋編輯刊物，索取文稿，即于此中求之，取其已有什五把握者施以陶熔，且更集新材聯綴爲長篇文字。讀者弗知其積累之苦也，輒驚予記憶力之強。因曉之曰：“舉記憶力言，誠無有弱于我者。我之生也，重闡愛之甚，期其早達，故未能步行，已令識字；未能自食，已讀《大學》；未能自衣，已讀《左傳》。以就塾年齡之太稚，斫傷其神經，故開卷雖了了，掩卷即茫然，予之不能治文字學、讀外國文者以